

215594

隋
太僕卿元智暨夫人姬氏墓誌銘

中華書局
碑帖名品錄

碑帖名品錄 中華書局

随太僕元公雙志

光緒壬辰五月
陶澐宣書



淮陰師院圖書館1275930

書名：隋 太僕卿元智璧夫人姬氏墓誌銘

出版：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香港九龍彌敦道450—452號

北京市文物商店慶雲堂

印刷：雅歷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仔黃竹坑業發街4號15樓

版次：1985年10月版

©1985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ISBN 962 231 532 1

隋 太僕卿元智暨夫人姬氏墓誌

太僕卿元智墓誌原石，高廣各七八點五厘米；楷書三十七行，滿行三十七字；分行間有棋格，字徑約一點四厘米；銘六章，提行書之。

太僕卿元智夫人姬氏墓誌原石，高廣各六九點三厘米；楷書二十七行，滿行二十七字；分行間亦有棋格，字徑約一點二厘米；銘五章，亦提行書之。

二石爲夫妻合葬誌，故有「隋太僕元公雙誌」之名。同刊於隋大業十一年（公元六〇五年）八月二十四日。清嘉慶初年二誌同出陝西咸寧（今西安市）。嘉慶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一八年）爲昆陵陸耀遙購置鄉里。咸豐十年（公元一八六〇年）兵焚昆陵，屋宇毀敗，石遂淪亡。同治六年（公元一八六七年）其孫彥甫旋籍，徧加搜覓，始掘地得之，然石已各裂爲二，智誌文缺十之二三，姬誌僅存百七十餘字。石裂後，初爲大興惲毓嘉所得。後歸南皮張氏。今石不明所在。

二誌石之重刻本頗多。著名者，蘇州有兩種，長沙有一種，書刻皆極精妙，直可亂真，若不詳緻審諦，往往魚目混珠。露綻處，原石智誌首行「太僕（誌石別書作「僕」）卿元公之墓銘」之「僕」字下「鈞筆」中斷（土封所致），又「銘」字下有斜泐痕三道；姬誌第八行「既閑習於詩書」之「習」字，第九行「且悅已於荀

氏」之「己、荀」二字，也因土封，字畫多有中斷，而重刻本皆無之。此爲刻石真僞之驗證，研習者不可不辨。

此二誌原石之傳世墨本，多爲石裂後所拓。初拓爲陝本；繼之爲陸耀遙拓本；石碎後再訪得初拓本，智誌第四行「內都」之「內」字，第八行「映綠」之「綠」字完好。姬誌第十八行「仁盛」之「仁」字下長橫未與石泐連，又「盛」字「皿」部僅末筆稍泐；石歸惲氏後拓本，「內、綠」二字損，「仁、盛」二字泐延。

初拓陝本，世極罕見，筆者所見僅四本：一、劉鶚「抱殘守缺齋」藏自跋剪裝本，有正書局曾付石印。二、劉喜海「嘉蔭移」藏諸家題識未剪本，趙萬里《漢魏六朝冢墓遺文圖錄》輯入。三、劉喜海題簽未剪本，烏金拓，內鈐劉氏藏印數方。四、費念慈藏本，現藏北京市文物商店。

現此印本即以費氏本影出。拓本爲羅紋宣蟬翼拓，紙地平淨，墨色淳雅，字畫爽潔，爲筆者所見此誌舊拓本之最佳者。此本已剪製成冊，裱爲經摺裝，計三十七頁。智誌爲二十三頁，墨紙約縱一九點七、橫九厘米；姬誌爲十二頁，墨紙約縱二二、橫九點八厘米；跋文四頁，縱橫尺度一如姬誌。封爲楠木面，陶潛宣崑簽。內鈐「西蠡所藏」、「霍山裴景福伯謙印」、「陶文沖寫

金石文字印」等藏戳數方。另有四家題識書於後，即楊峴一、陶潛宣二、趙烈文一、張謇一，俾覽者詳焉。

按鈐印「西蠡所藏」，西蠡即費念慈號，字杞懷，清江蘇武進（今常州）人。光緒進士，官編修，後因事被劾。善詞賦，與文廷式齊名；工書法，出於歐褚兼通晉魏各碑；擅鑒賞，富收藏，金石之學，冠絕一時。是印爲吳昌碩爲其所治。

此二誌之著錄，見於陸耀遙《金石續編》，迨後洪頤煊《平津讀碑續記》、黃本驥《古誌石華》、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楊守敬《丁戌金石跋》、鄭業敦《獨笑齋金石考略》、羅振玉《居遼稿》等書，均有考述。

誌石未署明撰書者姓名，但書法精絕，詞理高華，想必出自大家手筆，故向爲金石家所推崇。瞿中溶說它「書法勁秀，刻劃峻拔，乃石刻中之妙品也」（見瞿氏《古泉山館金石文論殘稿》）趙萬里說它「字迹遒麗，上收北朝之勁拔，下啟李唐之秀整」（見趙氏《漢魏六朝冢墓遺文圖錄》）陸耀遙說它「文辭雅馴，書法嚴傑，北宗也，而結體審正，一洗南北朝之纖習。世重歐虞書，此爲先導矣」（見陸氏《金石續編》），諸家所論不誣。而安吳包世臣，以是書「字畫雋密」，斷爲歐陽率更書

（見包氏《藝舟雙楫》），德清俞樾又以為率更所從出（見俞氏藏本跋）。此二說雖係穿鑿附會，但從側面恰恰說明二誌書法的精妙，否則這頂桂冠是不會加在歐陽詢頭上的。

就碑誌書法發展而論，元公雙誌具有鮮明的時代性——隋朝的建立，使南北文化趨向融合，這種趨勢也直接影響了書法藝術。它把南朝楷書的蕭秀婉麗，與北朝碑書的樸厚雄強鑄於一爐，進而演變為具有「風神疏朗，體格峻整」的一代書風。正如康有為《書鏡》中所說「隋碑內承周、齊峻整之緒，外收梁、陳綿麗之風，故簡要清通，滙成一局，淳樸未除，精能不露」。這種既有繼承又有創新的時代特點，大開初唐楷書的先聲。從這承上啟下的書風變化來看，元公雙誌與正定《龍藏寺》，西安《美人董氏誌》以及丁道護所書的《啟法寺》等都突出表現了這一時代特色，可以說是「建標千古」的。它的書法特點，主要表現在：

一、用筆

元公雙誌的用筆是以北朝碑誌中的方筆風格入字的。它的字，力逾、氣足、法嚴。不管是運筆行折處的頓挫轉換，還是起落時的交接過渡，每個字的點畫都寫得應規入矩，又挺拔勁健，顯得格外端重峻秀。如書橫

畫，均以截筆起勢，然後轉中鋒運行，收筆時一頓，回鋒存結。使字起筆處斬釘截鐵，中節處筋力豐足，收筆處則精心蓄勢，不使力散。如書直畫，起筆多作逆切，然後用力掣走，而直末或作「懸針」，或為「垂露」，或左帶慢彎，均作短勢，不使拽長。使之字畫堅實穩穩且有趣味變化。如書撇捺畫，撇捺之末多作尖穎斜拂，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這與直豎左帶慢彎具有同樣意趣。其書鈎、點、趯畫，都是一頓之後，回鋒挑踢，隼爽尖出，跳躍自如。這跟舒張得勢的撇捺，也是相映成趣的。而書至折鋒處，則往往運用斷筆或似斷非斷的筆道，起伏迭宕，筆斷意連，既剛健挺削，又靈活綽約，頗有「鋒摧折劍」、「快馬入陣」之觀。

二、結字

元公雙誌的結字，有獨到之處。它首先取法北碑的莊重嚴謹的體勢，建起平正堅實的骨架，然後在重心平穩的原則下，「隨字異形」，放縱變化。正者斜之，聚者散之，縱者收之，收者縱之。形態端莊整肅而不板滯，緊密剛勁而不局促，體闊勢寬，氣韻生動。

總的來看，它的字是促上舒下，聚散有致。上邊筆畫緊湊整肅，下邊筆畫鬆疏開闊，正所謂「斜正如人，上稱下載」。就像人的身體一樣，上身長的勻稱，兩腳

能支撐全身。如第一頁「啟其興王」的「興」字，明顯是上繁下簡，而下「八」字，却又是全字的支撐筆，它既要承受上邊的壓力，又要補下之虛，欲將此二筆寫好，使整個字好看，是很不容易的。但書者塑造的這個字恰好好處。他先把上邊重疊的筆道安排均衡，並着力將右肩上翹，使其傾斜，繼之把中橫寫長，收為平穩之勢，然後將「八」字撇書的挺長，而捺筆則變點筆回鋒蓄勢，令人看去，似有扛鼎之力。再如第一頁「道盛中原」之「中」字，筆畫較簡，但書者並不加以肥筆道或展大字形來填滿字格，而是取橫勢，先將「口」字罷得堂堂正正，幾乎撐足四分之一的石面，然後把中豎筆上下略略冒頭，使整個字的形象飽滿淳厚，有空而不覺空，頗有「實處就法，虛處藏神」之妙。再如第一頁「卜洛」的「卜」字，筆畫極簡且作下垂勢，按正常寫法，極易瘦長吊板，所以隸書一般把第二筆寫作捺，而此誌則先將左豎蹲位偏左，並把筆道寫肥，以增強字的力度，然後把第二筆變篆書寫法作橫筆長出。給人感覺體呈扁方，而寬博之勢一如通篇；字畫雖簡，却如繁筆一樣豐滿。真可稱是「一筆得勢」。其它如「千、羊、年、早、宰」等字，都是上緊下鬆，中橫作長，以中豎筆作支柱，揮毫直下，力注筆端，戛然而止，毫不猶豫，使人看了此

筆，便會自然想到書者揮毫時的氣魄。

它的結字，不獨在整體上保持聚散有致，同時還根據字的筆畫多少，字形長短寬窄、偏正高低等不同分佈情況，給以適當的巧妙佈置。如第三頁「奮乎百世」的「乎」字。這個字是上撇筆與下兩筆散列，中橫筆與豎鉤筆交叉。一般寫法往往容易把豎鉤筆書得挺直，使字失勢。但誌中的「乎」字却不然，其前四筆避密就疏，映帶得宜，取得相應的穩定體勢。然後把豎鉤筆的豎寫得略帶左彎，而左出的鉤則寫得偏平長出。由此可以看出，左出的鉤與字首撇筆的取勢是互相呼應的。而豎筆略帶左彎，與上兩點筆及下面的左出鉤，則是宛轉鉤環，疏而不離。豎與鉤相應而雖不直，但由豎到鉤的底點與上面撇筆的起點上下是在一條直綫上的。於是統觀全字，體勢平穩，意態圓渾。再如第一頁「魏昭成皇帝」的「魏」字。因「委」旁與「鬼」旁字首都是短撇，書者在這裏省却了「鬼」撇，先把委撇信手帶出，似不在意，而把「鬼」字主筆「乚」則寫得蒼勁有力。這種簡筆的避就、輕重變化，非但不覺字的單薄和空缺，反而把整個魏字有機的結合在一起。獨立來看，「委」有委意；「鬼」有鬼趣；「魏」有魏魂，給人一種妙趣天成之感。另外書者對誌文中重複較多的字，爲了避免雷同寡味，也都

作了不同的藝術處理。如誌中的二十多個「之」字，有的橫穩；有的縱險；有的舒展；有的收斂，隨類賦形，各現其態。這在楷書中是難能可貴的。

總括起來說，元公雙誌的出鋒結體，通峭中見渾穆，嚴整中見姿媚，可堪稱隋誌中的一技奇葩。

秦公

大隋故朝請大夫夷陵郡太守

太僕卿元公之墓誌銘

君諱字一智河南洛陽人魏

昭成皇帝之後也軒丘肇其得

姓卜洛啓其興王道盛中原業



光四表其後國華民譽瓊萼瑤
枝源派流分奮乎百世具諸史
冊可略言焉六世祖遵假節侍
中撫軍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冀
青兗豫徐州諸軍事冀州牧常

山王高祖素假節征西大將軍
內都大官常山康王曾祖忠使
持節散騎常侍鎮西大將軍相
太二州刺史侍中尚書左僕射
城陽宣王祖昺使持節散騎常

侍都督徐州諸軍事平東將軍
徐州刺史宗正卿父冢使持節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尚書左僕射華敷南秦并幽
晉六州諸軍事六州刺史司徒

公樂平慎王維君幼挺竒資早
飛令譽識鎮表於觀震風流見
於乘羊落落高標排青松而獨
聳亭亭峻節映綠竹而俱貞吐
納美風規雍容善辭令通人仰

其好仁僚友稱其孝友於是聲
譽流洽孟晉迨群罔保定四季
詔擢為左給事中士禁內清切
王事便繁許史之親乃膺斯授
金張之寵方降此榮陳力効官

獨高前代天和四季遷為給事
上士貴遊子弟實符束指之辭
名士俊才不佞荀綽之記望袁
准而高視顧蘇林而載馳建德
元季入為主寢上士粵自居中

遷于內寢自非不言如子夏至
慎若嗣宗豈能測慎於否臧無
言於溫木三年二月轉為掌式
中士君清循疾惡正色讜言簪
筆自肅於權豪霜簡未吐於強

衛故已聲齊乳虎号擬蒼鷹官
得其人斯之謂矣五季四月以
君粹正幹職遷為司御上士時
三方鼎足務在并兼既物色賢
人且資須良馬五監三令未易

其人宣政元奉以軍功封豫州
之建寧縣男邑二百戶其年八
月又錄晉陽之役加使持節儀
同大將軍大象二年又仍舊封
進爵為子擁茲絳節擬上將之